

162767

高爾基傳

譯文叢書

羅斯金著

汝龍譯

高爾基傳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

版初月十年九四九一
版再月九年〇五九一

有 所 權 版
印 翻 許 不

者 行 發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

者 刷 印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書 叢 文 譯
傳 基 爾 高

著 金 斯 羅
譯 龍 汝

5.00

角 一 元 八 價 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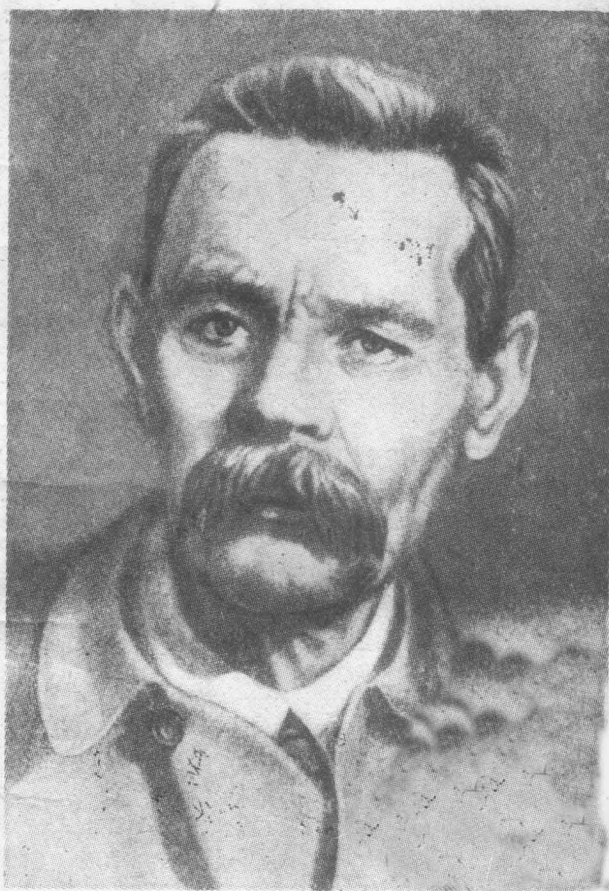


列 寧 與 高 爾 基

(1920年攝於彼得格勒)



高 爾 基 與 斯
(1936年攝於莫斯科)



Maxim Gorky (1936年撮影)

目 錄

第一章	童年	一
第二章	在喀山	二一
一	『雄辯家』	二一
二	兩家麪包房	二六
三	馬卡爾生活中的一次事變	三二
四	鄉村商店	三四
第三章	鐵路的守夜人	三九
第四章	『老橡樹的歌』	四五
第五章	漂泊	五五
第六章	第一篇小說	六三

第七章	耶古雷爾・黑拉密達	六九
第八章	名 望	七七
第九章	梅節赫炮台和尼日尼・諾佛葛羅德監獄	八三
第十章	夜驚和特務	九三
第十一章	藝術劇院的舞台上	九九
第十二章	三次革命	一〇七
第十三章	作家兼戰士	一二五
譯 後 記		一四三

第一章 童年

我們呼吸着愁苦，愁苦包圍了我們。

(諺語)

雨天，一個墓場的荒涼角落，泥濘的土地，一口棺材，棺材蓋上兩隻青蛙——父親留在高爾基心中的印象就只這一點點。

要不是有外祖母的話，高爾基大概永遠不會知道他父親的生平事蹟。一個平凡的俄國人，他無聲無嗅的從生活中消失了，身後沒留下文稿或信札，連他自己的照片也沒留下一張。

阿遼夏●從外祖母講給他聽的父親身世中得了一個結論，就是，孩子生出來是專為

挨打的阿遼夏的生活給他外祖父華西里·卡希林弄得十分淒慘；他父親的生活也會給他祖父沙瓦第·彼希科夫弄得十分淒慘。

那位沙瓦第·彼希科夫，出身行伍，是個很兇的人。

他在軍隊中服務過許多年，升到軍官的階級，可是由於他待部下的殘忍行為，他給褫奪了官職，發配到西伯利亞去了。

這大概因為沙瓦第·彼希科夫犯了實在暴虐的罪行，可是，話說回來，在他服軍役的那個年月，對待下屬態度殘忍正是給看作軍官方面的堂堂正正的美德的。

沙瓦第·彼希科夫自從被剝奪了那支配他部下的生殺大權以後，就把他天性中頂頂狠毒的成分發洩到他兒子瑪克辛——高爾基的父親——的身上。

瑪克辛屢次想從家裏逃出去。那老兵便派許多狗去追他，每逢追到以後，就把他打得死去活來。

沙瓦第·彼希科夫死後，瑪克辛——高爾基的父親——離開鄉土，走遍西伯利亞，最

後來到伏爾加河流域 日尼·諾佛葛羅德城。在這兒，他進了一家細木器店做學徒，學習製細木器、裝飾房屋、裱糊壁紙的行業。

那店子貼鄰一家洗染坊，是一個姓卡希林的人開的，他的女兒瓦麗亞後來做了瑪克辛·彼希科夫的妻子。

婚後，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搬過去跟卡希林一家人住在一起。正是在他們家裏，在日尼·諾佛葛羅德城一條頂頂陰暗淒涼的街上一所標準的中下階層小屋裏，一八六八年，彼希科夫家生了一個兒子，他們給他取名叫阿歷克塞，或者像大家所熟知的那樣，叫阿遼夏。

在我的童年●中，高爾基給他父親貢獻了很少一點篇幅。不過，讀着那寥寥幾頁，人還是直覺地領會到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一定是個挺好的人，所以高爾基纔會選了他父親的名字作自己的筆名。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——未來的作家的父親——在青年時代像兔子那樣受着追捕，像押着一羣流犯的兵士那樣受着迫害。然而，儘管那樣，他還是帶着和

藹溫良的微笑面對着世界。

無論如何，卡希林一家人在澈底的殘暴上，跟沙瓦第·彼希科夫一模一樣。他們懷着永不死滅的蝕骨憎恨互相仇視。

『卡希林家又吵起來了！』街頭的野孩子常喊道，這喊聲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聽到。他們一吵起來，常鬧到天翻地覆，弄得整條街不久就全知道了。但每逢他們暗算誰，他們就不聲不響，偷偷的幹。他外祖父兼染坊主人華西里·華西列維奇·卡希林的兒子們，高爾基的舅舅們，就是這樣打他們的老婆——爲的是誰也聽不到。

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在這所房子裏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，這也正是爲甚麼人人那麼恨他的緣故。一個冬天有一天，卡希林弟兄們把他捧進一個冰洞。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好容易纔救活了自己。

這件事，他一句話也沒跟誰提起；他僅僅離開卡希林一家就算了。

彼希科夫一家沿着伏爾加河走到阿斯特拉罕，●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在那兒找到

了職業。

正當彼希科夫他們住在那兒的時候，災難降臨到這個家庭。阿遼夏四歲的時候，患了霍亂病，這病曾經屢次光顧這半亞洲的城市。孩子的病好了，可是他父親瑪克辛·沙瓦節維奇從他那兒傳染到這病，去世了。

於是阿遼夏發覺自己又回到尼日尼·諾佛葛羅德城，住到卡希林家裏，生活在原打算謀害他父親的人們當中。

阿遼夏清清楚楚記得那沿河的旅行，那乘搭木船的長途旅行，沿路那些給秋天的手撫摸着的樹林，那高陡的黃土岸，那些一丁點兒大的城鎮，遠遠望去跟玩意兒一樣……

卡希林家已經遷到一個新地方，一所低矮而灰紅的房子裏，那房子有着傾斜的房頂和凸出的窗子。

卡希林家的生活永無休止的輪流着呵叱，漫罵，痛打，爭錢，以及對上帝的極度崇拜。

對於那些人，阿遼夏頂頂厭惡他的外祖父，那人看着淡紅的鬍子，碧綠的眼睛，彷彿染着血的雙手；染料已經完全侵進他的皮膚。他的懶罵和祈禱，他的打趣和說教，這一切藉一種奇怪的方式溶合成刺耳的，苦味的怨毒聲，就跟鐵鏈鑽進人的心似的。

阿遼夏直覺的感到他外祖父是他的第一號敵人，他一點沒有料錯：他固然受着卡希林全家的虐待，可是那個比別人使他受到更多苦難的正是華西里·華西里維奇。

那是可怕的生活，可是比任甚麼都可怕的却是身外的一切似乎跟卡希林家同樣的黑暗。

阿遼夏常隔着窗子望到街上。右邊矗立着高大的，住着囚犯的黃營房。左邊是監獄廣場以及灰色的監獄，那建築物的四角各有一個碉堡。

營房和監獄之間，一片汪洋的泥濘中，站着一排排房子——褐色的、綠色的、白色的。每一所房子裏面，就跟卡希林家一樣，人們爲了『布丁』烤焦了，或牛奶結成塊了，而打架吵嘴；每一所房子裏面，同樣瑣屑的利益——罐子、盤子、茶炊、煎餅——起着糾紛。每一所房子裏面，人們同等虔誠的慶祝生辰和紀念日，喝酒喝到肚子要炸裂，醉得跟豬一樣。

談到尼日尼·諾佛葛羅德，大家都說：『石頭造的房子，鐵打的人。』

那些鐵打的人相信他們過的那種生活是一種天經地義的生活，自古以來就在地球上根深蒂固，已經堅實地建立起來了。

阿遼夏·彼希科夫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深坑的底下，他還年青呢，却已經開始恨那

些沾沾自喜的小市民以及他們那種爲一個銅板而發愁着急，他們的一式一樣的談吐和興趣。

他試着叫自己隔離那些人，給自己在甚麼地方找一個角落，而那角落得是完全屬於自己的纔行。

在卡希林家陰暗的後院，在離開染料桶和曬衣繩上的爛布片儘量遠的地方，阿達夏開闢一小塊地，種了花，花開得很好。可是一天他去澆花，看見他的花床給連根掘起，花給踩壞了，卡希林家的豬用後腳踹開了門，正在花床當中打滾。

人們正是這樣闖進了高爾基的童年生活。他們帶着同樣冷冰冰的淡漠用腳蹂躪了那孩子當作寶貝的一切東西。

可是他的童年生活也有快樂的日子。

他最大的快樂之源是他外祖母——阿庫里娜·伊凡諾夫娜；若干年後她對於我的童年的成千成萬的讀者變得那麼親切。

阿庫里娜·伊凡諾夫娜培養了阿達夏，使希科夫對人類幸福那一點簡單而神奇的信心，她防止卡希林家的陰森空氣壓壞那孩子的靈魂。

她的世故不是由長期受難中產生的那種含恨的、古老的智慧。

外婆的一切足以表明她自己的無比的性格，優美而慈和，那慈和在每句話每個動作裏流露出來，比方說，她從她那黑色嵌銀的鼻煙盒裏捏出一撮鼻煙的樣子，或者她出外隨時用衰老而沉穩的手摘一點熟悉的藥草的樣子，都表現着慈和。

外祖母喜歡替別人擔憂，熟悉森林情形，愛好編造故事。這種同情、智識、愛情，她用話語傳給她外孫，像一個花圈一樣。

她講給阿遼夏聽卡希林家古往今來的事情，藥草的治療性質，關於老母親烏斯泰的恐怖故事，或綠林強盜的母親的愁苦。他外祖母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未成文字的書——這書是高爾基一生所鍾愛寶貴的。

他還聽奶媽耶夫金尼亞講故事。奶媽喜歡講上帝和教士的勇敢故事。上帝下凡，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，拙劣的干涉人民的私事，他用的方法只表明他蠢笨，有時又表明他惡毒。奶媽的故事裏的人物也是壞的——法官們拿正義作買賣，就像那是一碼布或一磅肉一樣；地主們的殘暴叫他驚愕，那殘暴好像說不出甚麼理由；商人們那麼貪財，其中有一個甚至把妻子兒女賣給鞑靼人，弄到五十個戈比，好湊成整整一千個戈比……

阿達夏立刻就相信了奶媽的故事，因為那些貪污的法官，殘暴的地主，鄙客的商人，他全都熟習得很，各方面都跟卡希林家人和住在附近房子裏的人一模一樣。

可是他外祖母和奶媽的故事也叫他相信這世界上有些地方還是有人。

一天，這樣的一個人真的出現了，就在眼前——就在卡希林的房子裏。一個房客搬到廚房隔壁的小房間來，把那房間佈置成一個實驗室，他在裏頭做各種試驗。這肩膀滾圓，面容消瘦，戴着眼鏡的人，他的奇異地方倒不在於他老是忙着弄那些銅天平，火酒燈，和圖表，却在於他永遠不拿錢當一回事，對錢一點也不表示興趣。

他是個安靜的人，很孤獨。卡希林一家自然看他是不順眼，後來外祖父卡希林通知他搬出去。

那房客以及他的天平和其他附屬品一同不見了，可是阿達夏永遠忘不了他。

這時他堅決相信故事裏的好人不是神話。那種人須到別處去找纔可以找到，那邊的人跟住在波列瓦亞街或坎那特那亞街的一定不同——這兩條街在尼日尼·諾佛葛羅德城，高爾基在那兒度過了他的童年。

可是爲要尋訪就得出門漂泊，走得越遠越好，跟那位房客一樣的消息。阿達夏情願跟